周官析疑

周官析疑卷之五

甸師

帥其徒以薪蒸役內外饔之事

王耤千畝以上農夫爲率徒三十人足矣敬其事而勤易焉倍之可矣多至三百人正以外內饔所用之薪蒸若通賦之畿內則有輸送之擾故使甸徒取之近郊之山林以便事也而限以三百人又以杜有司徵取之浩浮王宮食用之廣侈也王氏應電乃謂農功之時非三百人不

足以集事謬矣且胥徒之設必與其事相稱故諸職有徒甚衆而無胥者甸胥三十人正以采取薪蒸時給外內饔賴其部署耳

共野果蓏之薦

場人凡祭祀共果蓏此則專薦宗廟與

喪事代王受眚烖

周公以嗣王生長富貴必知稼穡之艱難乃能知小民之依而所其無逸故特為此禮以示不躬耕帝耤以事上帝神示則王宜受眚烖今以

喪廢耤非得已也故甸師可代受焉則無故而不親耕以共粢盛其爲神示所不饗明矣

王之同姓有罪則死刑焉

賈疏同姓絕服之外者絕服尚然則有服者可知其說是也魏氏了翁乃謂五服之內則在議親之辟夫曰議蓋從末減耳若大罪可無刑乎

獸人

掌罟田獸辨其名物

先王既有四時之田以習武守又設獸人專掌

田中之獸、故辨其名物。無害於稼者則不罟。不足以共祭祀喪紀賓客膳羞者則不獻也。

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

冥氏穴氏專攻猛摯之獸、慮其害人、獸人則兼取其可備膳羞者、

時田則守罟及弊田令禽注于虞中

掌罟田獸、獸人自罟之也、故以時獻其所獲、王時田則從而守罟、以備禽之逸也、故令注於虞中、

皮毛筋角入于玉府

入於玉府見於天地二官者五即是以考之而玉府所用之有節與不盡利以遺民並見矣公家所養之獸皮毛筋角惟入其中玉府之用者則知餘皆不入於內府而以遺有司及府史胥徒矣獻人胥徒至三百餘人所取於川澤多矣而自所獻魚物外惟入其鬚骨之尤良者則知其餘魚物及鬚骨皆聽其私之而不問矣澤中珍物最多惟取其宜入玉府者則知其餘財物

並頒於萬民而可當邦賦者則以遺其地之人守財物者矣屠者之皮角筋骨惟取其宜入玉府者以當壓征則知餘皆聽其交易而不斂矣遂師入野職野賦於玉府而內府總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則知玉府所入止野之良貨賄而內自都家外及六服之貨賄苦者良者並入於內府矣羣儒之說不偏不該皆未得其要領

龔縵曰壓人入皮角筋骨此職則入皮毛筋角蓋馬牛之革可用而毛則無取焉六獸則鄭

與有毛者皆可用而骨則無取焉舍大裘而外無所用羊皮而斂之者掌皮故玉府不入也

凡田獸者掌其政令

凡田獸謂百姓之獵者王制四時之田天子諸侯大夫既殺縱民使獵民居山澤間者亦不禁其取獸角入以時徵齒角凡骨物於山澤之農是也蓋天子諸侯蒐狩之政令掌於司馬而獸人所掌則百姓田獵之政令耳凡漁者掌其政令義同

䱷人

辨魚物爲鱻薧以共王膳羞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魚之鱻薧

王之膳羞、列於祭祀賓客喪紀之上者、其用爲多也・膳夫庖人內饔三職、后世子之膳羞、皆與王連舉故他職但舉王、以舉王則后世子不待言也、䱷人獸人不言共王、獨於䱷人言之者、膳羞之用魚爲多、野獸不可時得、鼈非恒膳所必需故不言

以時籍魚鼈龜蜃凡貍物

龔繆曰兼言魚者籍互物而適得魚亦不棄也

祭祀共蠯蠃蚳以授醢人

蠯蠃蚳獨舉祭祀者鮮互之物以共膳羞者爲多豆實則主於祭祀而後及其餘也授醢人百日前授之

腊人

凡祭祀共豆脯薦脯膴胖凡腊物賓客喪紀共其脯腊凡乾肉之事

李光坡曰胖半體也少牢饋食司馬升羊右胖司士升豕右胖注云片似無據　內饔無賓客喪紀之事疏兼言內饔誤

醫師

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

王氏安石以五毒五藥破鄭注非也凡藥物必先辨其毒之有無輕重而審所用日聚毒藥則無毒者不待言矣如言藥而不言毒則瘍醫以五毒攻之以五藥療之疑別有爲毒藥者五而

非藥矣且五藥草木蟲石穀也五毒止石部中之五物耳疾醫無所用之即瘍亦不時用也而以先百藥何義乎

凡邦之有疾病者疕瘍者造焉則使醫分而治之

疾醫職曰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而此職曰邦蓋雖統萬民而以王宮百官府爲主也

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爲下

十失四者尚得食於官以是知醫之難其人也

然必試於醫師歷歲年而後差其等其失之多者必隨時而絀之則衆知其不可冒而不敢輕爲嘗試矣稽其事以制其食則食之少者必研精於其術而不安於下矣

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

食飲膳羞醬珍製作有常法而食醬和其齊者酌天時與王氣體之所宜也

凡君子之食恒放焉

楊氏時謂君子之自養、恒放王、則不至於疾、故疾醫惟施於萬民、非也、萬民有疾、且官治之、則君子不待言、故舉下以包上耳、庶民非耆老不食肉、安得審膳食之宜、合四時之氣乎、既衆知其所宜、則能用者皆非法之所禁也、

疾醫

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終則各書其所以而入于醫師

疾醫瘍醫各八人、以共王宮百官府之醫事、猶

僅不給豈能徧及萬民疑萬民之疾大且危者然後醫士治焉其餘則受方於醫師而未列職者皆使分治其有功效亦官給之食先王之世不獨爵必當賢即醫者亦不能幸而得食所以能制百事之宜而盡萬物之性也

瘍醫

凡療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以五味節之

五氣播於四時必順時氣人之氣乃可養疾醫

職曰以五氣五聲五色眡其死生則知為五臟之氣矣此曰以五氣養之則知為五行之氣矣疾醫不及此者以首列四時皆有癘疾則養之宜順時氣不必言矣或曰疾醫職所云亦五行之氣也凡症順於時氣則生逆則死

凡藥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鹹養脈以苦養氣以甘養肉以滑養竅

於瘍醫始列此見瘍亦宜以五味養也疾則不待言矣

獸醫

凡療獸瘍灌而劀之以發其惡然後藥之養之食之

既曰灌之、而又曰藥之、以藥傅其外也、故獸病則第以藥灌而遂養之、

酒正

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

事酒、謂將有事、卜日而造之酒也、昔酒清酒、則酒人造之、酒府藏之、以待用者、五齊中之緹沈

三酒中之昔清斷無旬日可成

凡祭祀唯齊酒不貳

觀此則齊亦可名酒

共賓客之禮酒　后之致飲于賓客之禮醫酏糟

皆使其士奉之

王后八壺宜四飲皆備而第舉醫酏糟明清與

漿無糟也夫人於醫酏之外別舉清醴無漿殺

於后也　酒人漿人職皆曰奉之故注據此謂

酒正所使之士即奄不知三職之言奉同而所

以爲奉者則異飧饔饗食奄則奉酒漿以至所用之地酒正則使官中之屬士奉而陳之與鼎俎豆籩同列也以賓禮不可使刑人薦設故特言使其士奉以別之蓋自內小臣四人外奄無爲士者言士則知其非奄而所謂奉者其事各異亦具見矣曰其士者明其爲官中之士也地官凡言其屬其吏其民皆謂官中官吏及所治之民若卽使酒人漿人陳設則經文當從牛人之例曰使職人奉之矣春秋傳齊侯伐魯獲臧堅微者耳齊侯使夙沙

竊宗之堅稽首曰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刑其先人禮於上送死之況王后致禮於賓客乎

使酒人漿人奉何也酒漿之共王后世子者乃入於酒府餘皆貯於酒人漿人別使人奉則擾矣惟不得與陳設耳

凡饗士庶子饗耆老孤子皆共其酒無酌數

外饔掌饔食之割亨中有國老庶老故先耆老孤子而後及士庶子此無酌數則不兼國老庶老故列序而先士庶子然後及死事者之老孤也

經兩言酌數前則酌以實尊之數也獻酬

之數宰夫主之非實會尊時所得預計也此酌
而飲之之數酌必有器而鄭注似以酌爲器則
於此酌數不可通　程子伊川謂外饔酒正皆
言饔者老孤子則饗未嘗無食王制孔疏據春
人凡饗食共其食米謂饗亦有食皆非也燕禮
不設黍稷稻粱況饗乎外饔之割亨乃實鼎俎
以共饗禮不得爲有食之徵記曰凡養老有虞
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
而兼用之則養老或有時而用食禮而用饗禮

府則不得兼食明矣、承人於賓客之外、別言饗食、正謂饗耆老孤子、其中有養老而用食禮者、則共其食米耳、如去饗而日凡食共其食米、則不知其爲何事矣

酒正之出日入其成月入其要小宰聽之

宰夫職百官府皆有歲會月要日成、獨膳夫庖人職有歲終則會之文、以王后不會而特見之也、然膳羞皆有常式、故惟歲終一會、惟酒則朝夕所進多少無常、恐王后世子或不能盡節、則

敗德亂政。皆由此始。故日入其成、月入其要、而小宰聽之、按日而稽所取用、每月而察其疏數。過則以式法制之。若至歲終而後會。則積漸沈湎而不可挽矣

以酒式誅賞

典守之耗敗、出入之多寡、違式法者宜有誅、若作酒、則官監之、未有不如式者、如式而味或不良、則天時物理之不可常者、非誅所及也、其典守之能謹出入之平、公及造作之獨良者則賞

焉注專以作酒之善惡言義尚未安

酒人

掌爲五齊三酒祭祀則共奉之以役世婦

鄭氏鍔破鄭注謂所役宜爲天官世婦非也天官世婦祭祀涖陳女宫之具凡內羞之物謂刲事饋食加羞籩豆之薦耳然亦與春官世婦聯事宫卿職掌女宫之宿戒比其具是也其帥女宫而濯摡爲齍盛亦與春官世婦聯事宫卿職帥六宫之人共齍盛是也惟五齊三酒則九嬪

世婦職皆無其文而此職曰以役世婦則爲春
官世婦所專掌明矣

共賓客之禮酒飲酒而奉之

以義揆之饗燕食皆當爲禮酒所以致禮於賓
客也飲酒當爲賓客之稍禮此職於禮酒之外
別言飲酒與衆人職之稍禮互見也以致之而
使自飲故曰飲酒以稍稍致之故曰稍記所謂
燕與時賜無數是也注以禮酒爲給賓客之稍
賓客自有稍禮豈得以饗食燕之以幣致者當

之、

凡事共酒而入于酒府

凡事謂王之三酒之餕、燕飲稍事、以及后世子之餕士庶子耆老孤子之饗、羣臣之賜頒秩酒、

凡酒正所掌者入於酒府、以酒正掌其法、或自奉之、或使其屬士、或令掌事者及其人自取也、

凡祭祀共酒以往賓客之陳酒亦如之

祭未有無齊者、曰共酒則齊不待言矣、前日祭祀則共奉之以役世婦、蓋宗廟之祭及宮中小

祀也、故使奄奉而世婦陳焉。此曰凡、則大小外
祭祀、后所不預、故共酒以往、而酒正自奉之。賓
客之禮酒、飲酒則酒人自奉、陳酒則以往而不
奉、何也。酒人十人皆奄也、其下無府史胥徒、奄
燕及飲酒之數。少則與其儕自奉之可矣。陳酒
數多。掌事者自使胥徒奉之。有司陳之。故奄人
但與偕往、漿人惟奉賓客之稍禮、夫人致飲之
清、精義與此同、
共賓客之稍禮共夫人致飲于賓客之禮清醴醫

酏糟而奉之

注謂后屈於王故無醴夫人不體王得備之非也后致飲於賓客之禮皆酒正之屬士奉之故獨載夫人致飲之禮耳蓋后六飲皆致而夫人止致其三也掌客職諸侯相爲賓夫人致八壺則不止三飲矣況王后乎既有后致飲之禮復設夫人致飲之禮者或后崩而夫人攝內治則宜有賓客之事又或來朝聘者爲夫人父母之邦則雖后在彼此亦得致禮也既曰共夫人致

飲於賓客之禮復特舉清醴醫酏糟者明所致
僅半於后且醴則清醫酏則糟也后致四飲助
王禮賓酒正使其屬士奉之夫人致飲之賓客
私親爲多奄人奉之可也

漿人

掌共王之六飲

水凉無齊可辨故酒正所辨唯四飲此曰共則
六飲無一可闕矣酏與漿皆米汁則凉不宜矣
爲糗飯雜水蓋水之和以冰者

凌人

祭祀共冰鑑賓客共冰大喪共夷槃冰

不曰凡喪共冰者曰凡喪共冰不知大喪之用夷槃也曰大喪共夷槃冰則凡喪共冰而不用夷槃具見矣春秋傳命夫命婦喪浴用冰及孟獻子所稱皆諸侯之制也大子之士比侯國卿大夫得用冰可知夷注訓尸以義測之夷等也喪大記自小斂以往用夷衾蓋大斂衣物多衾必更寬大與相等然後可徧覆夷槃疑亦稱斂衣之多寡而爲之制記曰君設大槃造冰焉大夫

設夷槃造冰焉、又曰男女奉尸夷於堂、則夷不得以尸訓明矣　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羣王子三夫人九嬪世婦之喪、斷無不用冰之義、而不見於經、何也、此必通按全經而後其義可明、不獨共冰一事也、六官之事、莫重於祭祀賓客軍旅田役喪荒、經文稱凡、或統言祭祀賓客軍旅田役喪荒、而不別其大小者、通辭也、詳考五官舉大而不言小者、十居八九、蓋七事所統會具見於諸官、故文雖畧而不患其無稽也、小宰以

洪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軍旅田役喪荒亦如之則七事之小者其共具之人戒令之事法皆具於小宰矣小宗伯掌小祭祀大小行人掌朝覲會同賓客之禮籍宰夫掌牢禮委積膳獻飲食則小祭祀小賓客之儀法皆具於三官矣小司徒凡用衆庶掌其政教禁令鄉師四時出田法受州里之役要以攷司空之辟鄉遂羣吏各共其事則小軍旅小田役不待言矣凡喪紀皆宰夫帥其屬而治之荒政十二秉於大

司徒士師掌荒辨之法散見於諸職者一一可
按則小喪小荒不待言矣惟祭祀賓客喪紀舉
大而不及其小者義亦有二鬱人大祭祀與量
人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量人宰祭與鬱人受舉斝之卒爵而皆飲
之非大祭祀宰不攝曾子問天子在喪五祀之祭祝畢獻是也世婦大賓客詔
王后之禮事一如祭祀非大賓客王后不祼宮正大喪授
廬舍則其事不適於小祭祀小賓客小喪紀者
也司服大祭祀大賓客共其衣服而奉之凌人
大喪共夷槃冰則小者所同而事具於小宰之

法宰夫之令職喪之所趨者也軍旅田役荒札則無小無大共具無異人戒令無異法文雖畧於小而事無不該義無不晰朱子謂周官徧布周密當於此類求之

籩人

朝事之籩其實麷蕡白黑形鹽膴鮑魚鱐

張自超曰大行人諸侯長尚十有二獻則宗廟之祭決無九獻之義祼及朝獻饋食加籩豆羞籩豆王及后各一獻為十獻諸臣并酳舉奠為

十二獻、似爲可據、特牲饋食有嗣舉奠之禮、而少牢則無之、以士卑不嫌與國君同禮也、詩曰、君子有孝子、朱子引嗣舉奠以證之、則天子之祭、此爲重禮可知矣、司尊彝言諸臣之所酢、則有獻可知矣、酳及告利成之禮微、故不數、特牲長兄弟長賓加爵之獻、在天子則爲諸臣之獻、

攷之於經、惟此尚無柢牾、

加籩之實蔆芡㮚脯蔆芡㮚脯

鍾曉曰、特牲少牢禮、凡設籩皆在主婦亞獻時、

故注謂尸既食后亞獻所加之籩而薛氏季瑄乃謂特牲禮加爵不施於亞獻之節殊不可解長兄弟衆賓長加爵時本無設籩之文而妄以此相糾纏可乎

羞籩之實糗餌粉餈

鍾毗曰粉餈以豆爲粉糝餈上也

喪事及賓客之事共其薦籩羞籩

共其實者不實於籩也共其薦籩羞籩者實於籩而奉以往也凡祭祀九嬪贊后薦徹豆籩世

嬪妝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則祭祀之籩豆嬪婦主實之故籩人止共其實當喪后重服不饋奠賓客禮繁非內人所職則籩人實而奉之可矣

爲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

王及后世子或問賜羣下則爲共其內羞也注謂共王后世子飲食則經文當曰共王及后世子之內羞光膳夫職羞用百有二十品醬用百有二十甕稍事設薦脯醢則籩人醢人總入於

膳夫而不自共可知矣王氏安石謂王及后世子以此內羞共禮事而籩人醢人爲之共又引世婦職以爲此內羞所共爲祭祀果爾則獨爲后共而不得日爲王及世子共且祭祀喪紀賓客之事即爲后共不應別見此文　薛氏謂共奉之職官府敬君有素故先王而後祭祀內人朝夕王所故先祭祀而後王非也膳羞所以養生故先言王而後及於祭祀籩豆所以奉鬼神故先言祭祀而後及於王義各有當也且膳夫

祭祀徹王之胙俎非以共神也庖人共祭祀之好羞非犧牲之正也內饔亨人主掌王后世子朝夕常膳其於祭祀獨掌割烹奉牲獻毛獻血登薦之重禮不與也故先言其本職而後及其兼事外饔則先祭祀而後飧饔饗食獻賜矣至謂官府先王而後祭祀於經文亦不合酒之肇本為元祀故先五齊醯醢齊菹並籩豆之實故先祭祀漿人六飲皆以奉生人皆於其職事辨之若以官府內人為義則不可通矣

籩豆之實酏食糝食

糗餌粉餈純乎穀故與乾物同實於籩酏糝雜

肉與膏故與濡物同實於豆

凡祭祀共薦羞之豆實賓客喪紀亦如之

籩人職曰共其籩薦羞之實雖籩於實明共其

實而不實於籩也此曰共薦羞之豆實連實於

豆明實於豆而共之也醢皆濡物故實而奉之

醯人

掌共五齊七菹凡醯物以共祭祀之齊菹凡醯醬

之物賓客亦如之

連言醬者合醯與醬而成之物則醯人掌之也七醯三醬純乎醯者也五齊七菹兼乎醯而為醯者也

王舉則共齊菹醯物六十甕共后世子之醬齊菹賓客之禮共醯五十甕凡事共醯

膳夫職王日一舉日舉少牢也醢人職王舉則共醢六十甕醯人職王舉則共醯物六十甕朔月月半舉太牢也祭祀朝踐饋食之節豆不過八朔夕常膳豈復有加而所共醢醬之物百二

十襍則以待旬有五日之用俟更大食而後新之明矣且膳夫職鼎十有二物皆有俎王有稍事然後設薦脯醢籩人醢人職獨共內羞則朝夕恆膳鼎俎內羞之外未嘗畢陳豆實可知矣內饔職王舉則陳其鼎俎以牲體實之選百羞醬物珍物以俟饋則鼎俎每食必陳而珍物醬物必四時所宜膳羞所濟然後以饋可知矣經不明言孰爲日舉孰爲朔月月半之舉者以大司樂王大食三侑則日一舉爲恒食不待言也

注不別白疏遂謂曰共百二十罋夫果曰而共之王舉則共之文不亦贅乎朔月月半之舉鼎俎無異文上物不過十二也醯醢酒漿無陳數微也　曰共齊菹醢物六十罋則知醢人五齊七菹爲醬物矣則知醢物之無醢與醬矣以文義測之似祭祀之齊菹獨以醢成故別之曰醢物其餘膳羞合醢醬而成者則曰醢醬之物王舉曰醢物而不及醬者以膳夫職醬用百有二十罋有明文故於醢人職獨舉醢物以見

醢人所共爲醬物也后世子之齊菹獨擧醬者醢人職共后世子齊菹無明文故於醢人職見之而擧醬以明與醢人並共也　后世子之膳羞並共於內饔則已具於王擧所共之醢物矣而復共后及世子之醬齊菹何也蓋膳夫內饔職所共惟王及后世子之膳羞而內宰會內宮之財用均內人之稍食則夫人嬪婦女御及世子後宮之膳羞別有部署而使女奚治之可知矣其醬齊菹或王后命給賜則於百二十甕外

別共之猶王及后世子或問賜羣下則籩人爲共內羞皆在恒膳之外故特見之也　醢物醬物品味甚多使宮中嬪御各自治之甚難而宮共之則易與籩實不同故籩人惟將共內羞共餘籩實無別共之文也　曰醬齊菹則齊菹以醢成而佐以醬故以屬醢人醢物以醬成而佐以醢故以屬醢人具見矣

周官析疑卷之六

幂人

掌共巾幂

康成謂巾以覆物、蓋以覆釋幂、爲虛字、賈疏及羣儒乃分而爲二、按下經以巾幂六尊、以巾幂六彝、則注不可破也、且承塵之幕、形制甚大、而巾甚小、僅可以覆尊彝、字形亦異、不宜與幕相混、

宮人

爲其井匽、除其不蠲、去其惡臭、

記曰、外內不共井、如承霤則外內異所、本不相通、無煩制禮以限隔之、康成以井爲受水者、匽爲流水者、似得之、但又謂井受水潦、匽受畜水、則指不分明、豈井乃穿地庭隅瀦水以備凡、匽則承霤通溝以流其惡者與、或曰北方沙地、或鑿堉井於中庭、以受水潦、所謂漏井也、

掌舍

王之會同設梐枑再重

翁荃曰會同必於國外以諸侯衆至其車馬旂旗次棨朝內不足以容也王氏應電謂諸侯朝覲及免喪皆以巳事人見故受之朝廟會則天子以事而召諸侯同則天子不巡狩故於王城之外或於諸侯之國以見徃見之意非也以事爲諸侯或不能巡守而出國出畿以就之則與春秋傳所載天王下勞晉侯同大悖於君臣之義矣又云在外則禮畧費省更非也饗食饔積禮豈可缺費豈可省司儀職將合諸侯爲壇三

成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享與禮可同日而畢則饗與食獨不可各以一日而畢乎饔積不致諸侯能自具古之道輕財而重禮故聘義曰古之用財者不能均如此然而如此其厚者以盡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其義之大如此況大朝覲會同而可以私意鄙情測之乎

設車宮轅門爲壇壝宮棘門爲帷宮設旌門

車宮曰設陳列之也壇壝則築土起堳埒帷則

置椓杙繫綱故並曰爲也於帷宫獨曰設旌門者按春官司常掌置旌門故特加設以明二官各共其事如曰爲帷宫旌門則似二事皆掌舍共之矣

幕人

掌帷幕幄帟綬之事

康成謂王出宫則有是事王安在以掌次待張事破之其說似是而非蓋帷幕王在宫或有時用之而幄帟則無取焉此總言幕人所掌有此

五類耳所謂事亦非張事也凡收藏之法出入
之式晞之風之之節濯之捼之之宜無非事者
掌次
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
記曰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注以爲即圜邱之
祭非也典瑞職祀天旅上帝則祀天之外別有
旅上帝之祭是謂大旅合祀五帝不得於四郊
其亦於圜邱與劉氏彝謂王齊宿所設非也宿
必於齊宮掌次所設張皆暫止野外以待事者

蓋即大次小次之案。以大旅禮盛故加氈而設
邸。耳郝氏敬以皇爲大破鄭注不思舞師教皇
。舞與帗舞羽舞相次亦可以大訓乎
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合諸侯
亦如之
合諸侯謂殷同爲壇於國外故張次與朝日祀
五帝同　據經文似惟大旅有氈案皇邸朝日
祀五帝合諸侯則重案而無氈亦不設皇邸師
田則有幕帟案而無次諸侯孤卿案亦不重疏

謂此節與上互見似未安、

師田則張幕設重帟重案、賈疏不言帷者亦有可知非也師田宜四顧遠望幄且不設況以帷障乎

大府

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於受藏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

凡貨賄之要簿必入於大府故曰受其入受藏受用之府既得大府所頒財物之數則貢賦者

徑入焉觀獻人遂師等職、皆徑入於王府可知。而見例於職金者尤詳、非以財物入於大府、而後須之庶府也、周官之法、藏貨賄之府、隨地而有之、司會掌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職歲掌貳都鄙之財出賜之數、則畿內皆有守藏可知矣、小行人適四方所至之國、令賻補賙委槁禬慶賀哀弔、則邦國皆有儲待可知矣、九賦關市山澤幣餘而外、皆粟米也、九功則諸職之貢物、故於九賦之外、別列九功、貨若金玉丹鉛之

類、可久藏者賄若布帛皮革之類、宜及時以用、而久之則朽蠹者、故貯之必異所、　王氏應電謂大府掌其貳、其正在各司、非也、各司所存乃治狀之柢、冢宰受百官府之會、小宰大府皆掌其貳、則其正致於冢宰明矣、司會司書與大史所掌、則六典八法八則九貢九賦九式之故籍、藏之以待考稽者、

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

謂用有臨事受書契於大府而取之於所司者、

如匪頒好賜吏賞道齎工齎之類、官府都鄙之所同也。有經式、凡具本存於其地者、自鄉遂以至縣都、祭祀賓旅師役學校所應用之財物是也。有分貯於所司者、天官之裘皮絲枲、地官之倉廩貨布蜃炭、春官成均之供具、夏官閑廐之芻粟稾糩之工齎、秋官圜土之囚食是也。凡此皆受支書於大府、貢賦者各以財物入焉、至月終歲終然後入要會於大府、司會以聽勾考、

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

王之膳服、待以關市之賦、㕓人斂珍異之有滯者、入於膳府、外府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事取其便也、然泉府職、凡國之財用取具焉、遺人職、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司門職、以其財養死政者之老與其孤、則王之膳服、特所待之一事耳。且王之恒膳、畜牧之官、及獸人𢾭人場人之屬共其物。所市不過遠方珍異之細微而不入職貢者。王后世子之服、非內嬪婦之功不用。或有不足。乃以外府之泉具之。則所取於關市

之賦者亦僅矣。
四郊之賦以待稍秣
賓客四面而內鄉。閑牧分列於四郊。故稍秣必於是乎取之。甸稍縣都皆共賓客之委積芻秣薪蒸。而不言者。賦博而地分。所共於賓客者甚少。且具載遺人委人廩人倉人諸職。故正舉所待之式。而餘可畧耳。
邦都之賦以待祭祀
邦縣邦都地㝡博。則賦㝡多。故以待凶荒外別

供幣帛祭祀而不患其不給也

山澤之賦以待喪紀

九式喪荒並列而大府無待凶荒者蓋地官遺人職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又凡事有定式然後大府可先期而頒財凶荒則大小久暫無常鄉師司救巡問觀察以王命施惠不待奏請有司隨時給發事畢而入其要於司會故大府頒財不列耳

幣餘之賦以待賜予

以九賦待九事亦總其大畧可以贍給非截然不相通蓋財物泉布可以互易盈歉多寡可以酌劑職內所謂叙其財以待移用是也　載師以公邑之田任甸地家稍縣都之餘地皆有焉而冢宰列賦大府頒財無及家稍縣都公邑之賦者何也列賦頒財皆以其地之大界言故包於甸稍縣都之中蓋其貨物入於內府粟米各留其地壹與家稍縣都同故所待之用亦各附於家稍縣都然後發徵期會事習而吏民皆便

別立公邑之式法則轉滋紛擾矣

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

邦國祀貢嬪貢之屬多王朝用物而大府於九式之外別言邦國之貢以待弔用似不以共九式何也以此待彼特言其大數適相當耳九賦之財既可移用則九貢視此矣況徵收之時本有通法山農澤農可入其羽物骨物以當田賦屠者可斂其皮角筋骨以當壓征則四郊所用芻秣爲多必多徵其禾菽藁秸以當粟米布帛

等貢矣所以獨言以九貢待弔用者王朝所用於邦國惟弔禬喪荒爲多故特揭之以示邦國之職貢仍以救邦國之禍烖者十居八九而朝覲之獒燕饗積瀕省之幣齎則於九賦中賓客幣帛二式具之所以懷諸侯而大服其心也至於凶禮之賙委賻補槁禬所用乃粟米貨幣材物不能致自王畿必近取於方嶽之內庶邦所供閒田所入故知賦貢相通而互爲用必具有經法也

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

注疏謂九貢之外別有九賦爲口率出泉據此不知此以邦國之貢而並及之也蓋邦國之九貢與畿內九職所貢其物多同彼以待四方之事此則充府庫以待畿內之事即上九式之用也　古者以粟米易百物故謂之財國中四郊甸稍縣都之賦皆農田所入也故以待六事其他百工所貢之器物商賈之貨賄嬪婦之絲枲虞衡之金玉珠貝丹石百貨藏於府庫以授百

工皆以待九式之用、與圃牧所貢之草木鳥獸等耳、李氏覯王氏昭禹乃謂積貯以待凶饑誤矣、古者耕九餘三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皆謂粟米耳、凶饑則發倉廩市無征而作布、府庫之百貨無所用之、易氏祓又謂邦國之貢亦三年留一以待邦用、萬民之貢三年留一之外、皆以給軍旅田役百官廩餼之費、九式所不載者、更不可解、軍旅田役廩餼經有明文、而謂以府庫之百貨給之、不亦悖乎、

凡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

方舟曰玉府所列玩好不越金玉兵器織文苟非淫巧亦無大害義必一切禁絕非堯禹之聖恐不能行惟掌於大府以式貢之餘財共之則知不可以耗天下之經費矣猶人情不能無所親幸惟列於八柄詔以冡宰曰予以馭其幸則知不可濫以爵祿矣聖人制法慮周萬變凡此類皆防川者小決使導毋致壅潰之意也

凡邦之賦用取具焉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

曰凡邦之用取具焉可。而並舉賦何也、見賦
與用壹取具於大府而王無私藏亦無私用也

玉府

大喪共含玉復衣裳角枕角柶

所共惟含玉復衣裳何也、喪之用玉莫親於飯
含生時玉府共食玉故始喪亦共含玉也、復衣
裳以依魂魄、王寢疾時不服朝祭之服則始崩
復於小寢大寢宜用燕服、故玉府共之。含玉非
寶鎮也、故斂玉贈玉則典瑞共之、燕衣非法服

也故斂奠厭之正服則司服共之、經於玉府稱衣裳司服稱衣服亦寓此義然玉府已共含玉復衣裳而典瑞復列飯玉司服復列復衣裳非重共之也大喪包世子而玉府所共則惟王之含玉及復於二寢之衣裳耳

掌王之燕衣服衽席牀第凡褻器

王之燕衣服凡褻器皆掌於玉府則冢宰小宰得檢察雖以亘貨賄共之而毋敢作淫巧以蕩上心矣

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

鍾琬曰珠槃玉敦非寶鎮也故不掌於典瑞而玉人共之

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

凡王之獻該諸侯覲享王臣出聘反命之所獻及百工所成之器物宜共王之服用者則有司以獻而入於玉府也曰獻於王則疑於私獻曰王之獻則爲宜獻於王之物可知矣注疏所以別爲一解者恐與內府四方之幣獻無別耳不

知四方幣獻入於內府內府又取其中玉府之用者入之猶野職野賦皆入於遂師遂師又取其中用者入於玉府其事本各異也凡此類徧考五官比類以求其事理之實然後端緒可見

內府

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

九賦亦有貨賄何也角人徵齒角凡骨物於山澤之農以當邦賦羽人徵羽翮於山澤之農以

當邦賦掌葛徵絺綌之材於山農徵草貢之材於澤農以當邦賦觀此經則知周官和通上下備法以利民凡有貨賄者皆得入以代賦不獨山澤之農

大府職邦國之貢以待弔用蓋於大用中該之其不中凶禮五事之用者則與朝聘之幣獻充聘物好賜故內府並受焉

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

凡適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

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不言良者良若兼受也

兵與器獨言良者其不良者司兵及用器者受之也幣獻之貨賄獨言良者庭實非良不薦也貨賄皆良則兵與器不必言矣邦之大用貨賄則良苦各有所待若兵與器之錫則必褒有德勞有功是以非良不用聘物好賜必以良貨賄共奉亦此意也

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

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故聘物好賜亦於幣獻取之　鍾旎曰注謂冢宰待賓客之小治有善

而賜之王氏應電謂使者至侯國應有所問遺如私覿之禮非也賓客之小治則辨其可否而已無所用賜予聘使私覿官給幣物經制則然非賜予也此謂賓客禮儀辭令之善或詢之以事有所敷陳而當於理則特賜焉如春秋傳所謂厚賄之是也

外府

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灋者

百物有貢賦所不及者則以布市焉布之出者

賜予市齎也其入者國所鼓鑄、廛人所斂、買賒、官物所入及民當出粟米絲麻而或以布代者、

大府以九賦待九式、必式貢之餘財乃以供玩好之用、則粟米絲枲貨賄財物無由冒濫、惟泉布無定數而以通百物取用甚便、苟耗於後、靡濫於親幸、則損主德虧國體者多矣、故列職以待邦之用、凡有法者則非大府式法之所須、有司得以職爭、冢宰小宰得以義斷矣　王氏應電以布爲布帛、非司市所作之布、獨不思廛

凡掌斂廛布罰布總布泉府以市之征布斂不售貨歲會其出入而納其餘非納於外府則受之者何職與諸儒好爲異說皆未遍攷經文之過也

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

王后世子之衣服何以用泉布也典婦功職共王及后之用者惟內嬪婦之功或有所不能備也邦國之嬪貢九職之婦功成於外工者多矣而不以共何也王后世子之衣服非內嬪婦之

功則不用其有不備轉以布市之亦所以示節
制防廣侈也

凡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共其財用之幣齎賜
予之財用

幣餘布也禹發莊山金鑄幣濟民不曰共其幣
齎而曰財用之幣齎者量所應用財物而給之
幣以予齎也曰賜予之財用者若王命賜以官
室衣服而無夙成者亦量其所用財物而給以
布　五事皆有小用宜泉布者康成引聘禮之

道、齋乃釋字義、鄭氏鍔遂謂財用之幣、自有共之者、外府第共其行道之齋費、則失之矣、道齋惟聘使有之、軍旅在道、則遺人須其委積、委人共其薪芻疏材、稿賜屝屨、皆官共之、然軍既有市、則別給泉布以為道齋、理尚有之、會同王親在行、宜與軍旅同式、若祭祀賓客喪紀、皆在國中。四郊安用道齋。嶽瀆之祭、名曰四望、則望祭於郊、無遣使之禮、

司會

以九賦之灋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灋令民職之財用

此經既云以九賦之法令田野之財用復云以九功之法令民職之財用似以分貢賦為二故注疑別有九賦而以漢法口率出泉為準不知財用之最多者莫如九穀而皆出於田野惟關市幣餘無九穀國中山澤亦有耕者故舉其多而以田野為主皆徵其九穀也至於園圃山澤藪牧關市既非穀土虞衡圃牧工商嬪婦臣妾閒

民又非農者所執之業既殊所貢之物亦異不
得不別而爲二非既徵其貢又責以賦如漢以
後口率出泉之制也曰以九賦之法令田野之
財用則賦爲九穀明矣而可云戶率出泉乎變
民職之貢曰九功示民功所成不可妄費也
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
圖者之貳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
此以百物財用之存貯出用者而言也財用之
在官府者內府外府玉府職幣之類是也郊野

縣都各府百物財用以供賓祭待賜予賑恤給斂縣職內貳都鄙財入之數職歲貳都鄙之財出賜之數是也疏以官府爲邦中之賦郊野縣都並以民之出賦言誤矣

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

凡事之用財有分用者有總司者並出財者各肯簿書所謂參以考之也粟米之式須於職歲出於廩人倉人與受用之吏而已官有聯事彼此互見所謂互以考之也大役打鄉師之要又有司空之辭惟日成紛雜易於抵冒參互

以得其實則月要歲會雖大積而無誤矣
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
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皆畿內事而曰以周知四國之治何也歲會月要幷該侯國此職首言掌六典八法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是邦國亦各上其計於歲終也月令每歲季秋制諸侯來歲所賦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則者各邦國之要會皆達於天子可知矣蓋必知其年之豐凶而後可酌其所賦於民輕重之法必知其國用之多寡而後可定其貢職之數

也詔王及冢宰廢置總上羣吏之治四國之治
而言之凡財用出入必與政事相附察其財
用之計而吏之敬肆能否治之得失居可知矣
故曰以逆羣吏之治以周知四國之治司會所
以掌六典八法八則之貳者以此不徒鈎考財
用也成周財賦徵斂者皆地官之屬也鈎考
者皆天官之屬也載師任地故通掌徵賦之令
鄉之徵斂統於閭師遂與公邑統於遂師家稍
縣都統於縣師而小司徒歲終於攷屬官之治

成外別令羣吏正要會而致事蓋命鄉遂公邑都家之吏皆致其歲入之籍及出用之數於司會司書也凡貨物則入於內府玉府其粟米則近者輸於王都而掌於廩人倉人遠者各留其地俾委人旅師遺人分守而時頒之而貨物之待賓客軍旅者亦存貯而散布於畿內司會所掌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是也然司會逆掌六典八法八則九貢九賦九功九式之法凡王及冢宰之廢置皆贊焉任重而事殷懼鈎考之末

能無漏也。故特設大府專掌式法以須財司書專掌版圖要貳以周知百物之出入而宰夫復掌治法以攷百官府羣都縣鄙之治乘其財用之出入以詔冢宰誅賞蓋必用無冒濫然後蓄積足恃而民力可紓補助常周凶祲有備故孔子繫易以理財為義蓋治之使各得其條理之謂也秦漢以後徵斂鈎攷亦彷彿周官之法然不求其生之本而惟欲其取之盈不務節其所不必用而轉節其所當用是以法密而弊愈滋

民窮而國亦病皆不明於周公孔子理財之義故也

司書

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九職九正九事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入出百物以敘其財受其幣使入于職幣

九正卽九職之賦貢也變文曰正以示惟正之供布在方策不可易也九事卽九式也以用財言之則曰式以用財所爲之事言之則曰事

掌事者之餘財必使司書受之然後入於職幣者百物出入籍具於司書使司書受之則掌事者無所匿其情矣敘其財者如粟米布帛之類敘其入之久近以爲出之先後則物無朽蠹也

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以知民之財器械之數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以知山林川澤之數以逆羣吏之治

知民財器械之虛實夫家六畜之衆寡山澤生

殖之息耗則吏之剝下與能休養生息者不可掩矣徵令之應通變以宜民者亦可得矣　器畚蕢版榦旗物之屬於器械六畜外別言民之財則爲布帛菽粟明矣山林川澤之數謂所生材物之多寡也計羣吏之治一以民物之蕃滋衰耗爲斷則殘民以逞浚民以生者不戒而自懼矣

凡稅斂掌事者受灋焉

九賦之外別無九貢其義著於閒師職者甚明

舊說乃謂貢賦之外別有稅斂誤矣此職及小司徒所謂稅斂之事即稅斂九賦九功之事也

詳見地官